

誠齋集

一四



誠齋集卷第六十二 蘇平上學天不厭其真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求書 廷秀

三木 壽皇乞留張栻黜韓玉書

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傳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為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矣而後世乃以信撤倉疑孟子為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 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為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為大耻比年以來選置

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
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致之朝廷之上山
林之士幾無遺矣慶曆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切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
憂陛下之變於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抃有
文武之材有經濟之學蓋其父浚教養成就之者
三十年以為陛下一月之用陛下知之亦十
年矣陛下試之亦屢更煩使矣真之都司處之
講筵陛下亦駸駸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
觀朝廷也觀抃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所

學齊

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拭目立朝

以來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為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為杖之賢而以為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者為明能言非難而聽言者為聖且如前日樞臣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杖言之人皆以為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即為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為堯舜之舍已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半出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為朝廷之逐張

扶是為張說報仇也臣以為不然 陛下如惡其
人必不聽其言 陛下既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
天下之人難以戶曉此意未必出於 陛下而此
謗獨歸於 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
陛下一言也至於小人如韓王者士論籍籍謂其
人狼子野心工於誕謾深於險賊當 陛下屬厭
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
者亦偶得以備使令於前而玉小人不知
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掀臺臣
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間玉有書與知識

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陳平背楚歸漢終為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為梁之福今之待王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有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府大將聞其言則犇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今臺臣之言王者至於七八矣而王頑然坐曹不以為意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焉其誰肯為陛下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陛下遂

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

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

陛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不可聽也救君子

則小人必以為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為訐臣聞

昔者孔戣之去韓愈上書留之唐帝不以為黨張

湯之女姦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為責臣雖無汲

黯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玉之女姦臣知陛下之不

罪諫臣過於唐帝不敢不留張棧之去劉向日用

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為也

陛下之聖必不為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

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 聖心爾臣願
陛下沛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
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上 壽皇論天變地震書

五月二十四日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臣楊萬
里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
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昔者賈誼
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
蘇洵獻審敵之策有弊船深洲之喻此

仁宗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 本朝之

仁宗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而
二子有積薪弊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
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踰二
十年一旦絕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
爭立之禍又白彼有白奴困於東胡元魏擾於柔
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
不敢圖我使果畏我而不敢圖我手道塗相傳繕
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
增驛騎制衣馬握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

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秘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
得以入此何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
夜摩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為千金之子者方且
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示
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
者以為畏我且不敢圖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
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為中國之
賀臣以為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逆亮之
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胡乘其虛
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逆亮之空國而

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
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雛與塔經營其南也而說
者以謂可以為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
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
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
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
去近則通秦之鹽利為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財
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為彼所裂將無以通吾之脉
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
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

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 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說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 陛下將使宰相擇之手抑將使樞廷擇之手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 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

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為媿而已臣所
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
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
為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
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
雖未具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
年矣當時山東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
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舟勝則勝矣今幾年
矣素具之舟其可復用手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
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

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于擾者也而曰
素具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
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
其急在於膺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
玁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為何等時耶金虜日逼
疆場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
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
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
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
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

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
故上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
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
然也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月相摩者
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 陛下不信也至於春
月載陽和氣播物復有兩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
乎然天猶恐 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
戊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
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
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

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康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敝則明者晦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為陰之咎證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 國史 本朝宣和五年十月 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寇汴京之役 紹興三年八月 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虜寇淮甸之役宣和遇裁而怡不知懼我是以有靖康之

禱 光堯遭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
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
或者曰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 陛下胡不引
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
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
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
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
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
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者漢之伐匈奴必
實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之穀今也倉廩府

庫非徒無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足慮臣
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
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
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官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
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
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
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糶食隳而覆之
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大
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
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為備者備兵不

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且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虜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人如古之名相某人如古

之名將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元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且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菡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

有事之時者十也臣願 陛下超然遠覽照然遠
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
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
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
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
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仇讎之包藏為無他
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
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而異其心委大臣
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竒勿以文武兩塗而
殊其轍勿使賂宦官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

使貨近倖而得拓討如梁段疑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裡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棄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為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

嘗讀三國志見社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為深有
當於人心者如曰 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
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

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 陛下為不問
也又曰每有軍事 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

當自憂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
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
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
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已之任責
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

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 今日之事
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為君乾之道何道也代
有終者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
何為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
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為不然爾
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
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減於孝文變生於七國
錯實誤之也 陛下之聖舍已如舜從諫如湯毋
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

興未聞夷狄寇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
錯者感聖聰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水水有本源

陛下聖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
惟陛下財擇臣一介小臣不勝愚忠冒犯天
威罪在不赦臣無任惶戰慄之至臣万里昧死百
拜

早曠應詔上疏

淳熙丁未七
月十三日上

臣伏准今月八月尚書省劄子七月七日三省同
奉聖旨政事不修早曠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
省卿監即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無有所

隱臣仰惟 聖主在上德政溥博和氣昭格頻年
告豐迺五月以來上天不雨 聖心焦然不遑朝
夕親御法駕禱于群望至惻怛也而亢陽為戾時
雨未應誕布 明詔疇咨在廷臣職在宰掾列在
卿監無以報國惟有盡言然臣久不聞聖世求言
之詔而驟當 聖主下詢之勤竊喜憂民之意足
以轉災而為祥又竊歎求言之詔無乃似遲而猶
隘也早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日遲乎上自侍從下
止館職不曰隘乎臣請為 陛下歷言致旱之由
然後精講備旱之策臣聞天地之氣與人之氣貫

通而為一者也是氣也常通而不隔則為豐穰為
治安一有隔而不通則為水旱為危亂今歲之所
以旱者何也是必有隔而不通者也易曰天道下
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記曰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皆言天地之氣相為升降然後相為貫通也今
也陽亢於上而不下濟陰伏於下而不上行是必
有戾氣隔於其間也然則孰為戾氣斯民歎息之
聲此至微也而足以聞于皇天斯民愁恨之念此
至隱也而足以達于上帝此戾氣之所從生而天
地之氣所從隔也愛民如 陛下憂民如

陛下而安得愁恨歎息之事哉蓋上澤不下流下
情不上通而已矣何謂上澤之不下流上有薄賦
歛之君而民不受其實惠上有省刑罰之君而民
不被其深仁此臣所謂上澤之不下流也何謂下
情之不上通 陛下之耳目內寄之於臺諫而臺
諫之情有所不盡達外寄之於監司而監司之情
有所不盡聞此臣所謂下情之不上通也臣請先
言民不受實惠之說 陛下之於民田租之課所
蠲者不知其幾酒稅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茶鹽
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可謂上有薄賦歛之君矣

然民之不受其實惠者何也下之人有以隔之也
陛下蠲之版曹督之監司督之州縣督之則是蠲
之者言也督之者意也蠲之者名也督之者實也
言不掩意實不蓋名是罔民也或曰此經常之費
也不可得而蠲也若曰經常之費不可得而蠲乎
真宗之世嘗因蠲民之賦而出內藏之錢以賜三
司以代所蠲矣大臣何不舉此故事以聞於
陛下也或曰人主愛民人臣愛官故蠲之者未幾
而督之者愈峻也且陛下之愛民令之則必行
禁之則必止人臣安得以愛官之故而隔

陛下及民之惠也或曰沉寔之為秀州蓋嘗以獻
羨餘而進自此而得樞密矣錢良臣之為總領蓋
嘗以巧聚歛而進自此而至參政矣上之人設大
官以誘之故下之聚歛者奔而趨之寸竊以為不
然陛下之用二臣或以其寸長或以其一能也
豈以其獻羨餘巧聚歛而用之哉雖然詩不云乎
人之多言又可畏也願陛下謹其用人之端而
勿啓其變官之源庶乎斯民蒙陛下之實惠也
臣故曰上有薄賦歛之君而下不受其實惠者此
也臣請次言民不被深仁之說陛下邇者御殿

慮囚多從末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京畿輔郡罔
不末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天下郡縣罔不末減
非不欽恤可謂上有貴刑罰之君矣然民之不被
其深仁者何也或曰京畿縣令之獄非有訟也邏
者興之也左帑監官之獄亦非有訟也邏者興之
也淮南鄭雋之獄亦非有訟也中人興之也且夫
京畿縣令之罪信有罪矣恕之不可也左帑監臨
之官信有罪矣恕之不可也然下無吏民之訟上
無官長之劾而邏者興之則不可也天下之事惟
公可以服人惟正可以治人所謂邏者豈盡公正

乎哉周之監謗秦之偶語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皆此曹為之也宜其人之不服也至於鄭雱之獄其有罪無罪臣不得而知也但聞其發於中人鄧瓌之請人已不服矣幸而 陛下付之於淮西之監司方有聞者鞠之果以無罪告 陛下赫然震怒貶鄧瓌之秩此齊威王烹左右者之舉也人已大服矣今又有貴戚近習曰鄭興裔者為淮西之帥再欲實鄭雱之罪以快中人之憤以結中人之援詔下再鞠中外凜凜也適日復聞鄭雱者詣登聞而乞付廷尉矣此蓋恃 陛下之明而自歸於君

父然今之所謂廷尉者其如張釋之乎其如徐有
功乎其能不諂附中人而昭洗無罪乎中外凜々
也漢黨錮之獄唐甘露之禍皆此曹為之也可不
杜其漸乎臣故曰上有省刑罰之君而下不被其
深仁者此也臣請復言臺諫之情有不盡達之說
臣竊見臺臣蔣繼周言及軍中鞭死二婦之事其
一軍婦也其一民婦也既而又聞繼周以言事失
實求罷所職使其果以軍婦為民婦是失實也然
臺諫言事許以風聞此祖宗之法所以防姦雄
隱伏不測之變也既曰風聞則豈能事事盡實也

哉今也以言一事失實而遽罷臺職萬一他日有
意外不測之姦欲言則無其迹不言則養其患而
臺諫之臣懲於失實之罪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且
言一軍婦而失實其罪微矣未至於罷職也罪不
至於罷職而遽罷之中外相顧或曰繼周以觸
天威而罷也或曰繼周以言近習而罷也或曰繼
周以擊權貴而罷也是三說者初無是事也而天
下不可以戶曉也無是事而有是說皆非所以章
陛下之聖德而適以損聖德非所以重
天朝之國體而適以傷國體 陛下受其名繼周

受其榮也繼周受其榮亦繼周受其屈也

陛下豈得而知之乎臣故曰臺臣為陛下之耳目而臺臣之情有不盡達者此也臣請復言監司之情有不盡聞之說臣竊見浙東監司朱熹以言台州守臣唐仲友而畀祠祿至今六年

朝廷藐然不省亦廢然不用天下屈之或曰熹之經學上祖孔孟下師程顥程頤舉而用之必有可觀臣未論也或曰熹之才氣大用之則應變小用之則撥煩置之散地深有可惜臣亦未論也臣獨怪熹以監司而劾郡守郡守廢而不用監司亦廢

而不用以郡守為是乎猶當伸監司以養其直也不
當廢監司也以監司為是乎則當廢郡守矣今也
熹與仲友兩廢而兩不用臣不知此為賞耶為罰
耶使仲友而無罪仲友何不請詣廷尉以辯之使
熹而舉按之不實朝廷何不聲熹之罪以罰之
何直為此憤憤也况於細民之冤而求白乎臣故
曰監司為陛下之耳目而監司之情有不盡聞
者此也由前之二說而推之則上澤之不下流者
非一端由後之二說而推之則下情之不上通者
非一事亦姑舉臣之所知者而已抑又有可言者

臣聞能節用而後能愛人能不傷財而後能不言
民故韓昭侯愛一敝袴以待有功非愛敝袴也一
絲一縷皆自寒女出也小民絲粟十百之逋官捕
而笞之繫之鞭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也號呼
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者豈可
妄用哉如徃歲之雪寒如邇日之火災

陛下皆發帑廩以賜軍民誰不悅服者至於史浩
之賜金至以千計焉夏侯恪之賜錢以買宅至以
萬計焉塗之人皆曰此民之膏血也是二人者何
功而得此也弱者嫉焉強者憤焉此亦召戾氣之

一端也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且狂夫者喪心無
知之人也其言果何足取而聖人擇焉者將以來
天下之嘉言也側聞講筵讀正觀政要至於太宗
之導諫而悅從陛下慕焉讀陸贄奏議至於德
宗耻屈於正論陛下譏焉人誰不恃

陛下之好諫而爭為狂言者然自近年以來如賈
偉以妄言兵將而貶自此外之小臣相戒而不敢
言事矣許知新以妄引指揮而黜自此內之群臣
相戒而不敢言事矣是二事者必不出於

陛下之意也而中外大惑也此亦召戾氣之一端

也雖然臣前所言者皆非其大者也臣聞洪範之
五事其一曰貌曰恭又曰恭作肅又曰肅時雨若
蓋恭肅者謙而不自盈卑而不自高之謂也即易
之天道下濟記之天氣下降之理也是以為時雨
之證故堯之聖不過於允恭舜之聖不過於溫恭
商之中宗享國五十九年而猶嚴恭以自度衛之
武公享壽百年而猶作抑之詩以自儆皆肅時雨
若之理也 陛下有睿聖不世之資無聲色盤游
之過而又春秋寢高享國愈久闕天下之義理愈
多威德外洽而無疆場之虞政教內修而有屢豐

之應是以大臣仰其清光而莫望敢於將順而不
敢於正枚臺諫知其無過之可指事於悟言而無
事於拂辭是陛下有堯舜舍已從人之聖而群
臣無禹臯予違汝弼之忠臣恐陛下忽心之易
生而驕心之易至也何以望肅時雨若之速應哉
今日之旱天意或者以是儆陛下之心而進
陛下之德乎成湯遇旱而禱不在於以身為犧而
在於六事自責之一語宣王遇旱而懼不在於靡
神不舉而在於側身修行之一事臣之此言聞者
以為甚迂而知之者以為甚大也惟

陛下毋忽惟 陛下毋忽至於備旱之急務則臣
復有四說焉曰寬州縣曰核積藏曰信勸分之賞
曰賞抹荒之官所謂寬州縣者非寬州縣也所以
寬吾民也朝廷近時有拘催之官者是代版曹而
行督責之政也此已失朝廷之體矣古者錢穀之
問不至廟堂而陳平亦曰陛下問錢穀當責治粟
內史蓋古之治粟內史即今之版曹也版曹有司
也有司峻急則朝廷或解而寬之朝廷所以統有
司也有司急矣朝廷復自急焉何以解有司之急
哉是上下俱行急政也民何堪焉况當旱歲而督

逋益急州縣將何出哉出於旱荒之民而已臣謂
版曹逋欠之多如湖秀之類因此大旱而蠲之以
非常之恩可乎拘催所逋欠之數皆有名無實無
可催理之物亦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
乎所謂核積藏者常平之粟是也今天下常平之
粟不許他用其法至重也然有至重之法而無不
用之實何也州縣窮空軍人待哺不幸而省倉無
粟則不得不支常平之粟矣故常平之粟徃徃徒
有其數耳今核之者核其盈虛多寡而朝廷預
為來歲揀荒之備不至於臨時而無所錯手足也

所謂信勸分之賞者朝廷非無賞格也常患於不信而已如淳熙十一年吉州之旱守臣趙師業設賞以募富民有鍾其姓者出粟萬斛以輸之官州聞之朝廷至今無一級之爵今江西又告旱矣來歲富民之粟肯從官司之勸分乎此可慮也所謂賞拯荒之官者如乾道江西之旱賞小官者四人如淳熙浙西之旱併賞常平使者擢而登朝之類是也是四說者陛下皆嘗行之矣而臣重及之者所以望陛下之力行也雖然備旱之四說抑末矣請循其本臣一介小臣蒙陛下不鄙夷

其愚陋而垂清問焉臣空臆盡言不知忌諱席藁
私室以待天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皇懼
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 壽皇論東宮參決書

十一月初七日朝請即新除秘書少監兼太子侍
讀臣揚万里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伏見 陛下自宅憂以來聖情摧傷

至意惻怛五十而慕同於大舜七日不飲過於曾
子仗衛所過憔悴形於玉色涕淚被於天顏臣民
瞻之無不感泣莫能仰視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

漢唐以降未之有也及伏讀今日三日

詔書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充足以見聖心盡孝之篤執喪之專天下之大不足以解憂先王之禮不足以奪情也然非常之元勳民懼焉今

太上升遐之初內有大喪外有強寇人情皇皇未有所定而又出此非常之舉詔下之日國人大

驚中外相顧訛言繁興不可禁止此治乱安危之幾也臣請為陛下極言之臣伏思詔書有參

決庶務之語所謂庶務者務也非禮樂征代之政福威玉食之權乎是政也是權也可以出於一而

不可出於二者也出於一則治則安則存出於二則亂則危則亡蓋政出於一則天下之心聽於一出於二則天下之心聽於二傳曰國不堪二又曰民無二王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無乃國有貳乎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必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必立彼此之黨立則說間之言必起說間之言起則父子之隙必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太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旣而間隙一開四父子皆

及於禍而二國遂大亂故夫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也非令典也或曰正觀嘗行之矣臣以為亦非令典也監國不過旬日而太子承乾卒以罪廢非承乾之罪也太宗陷之也豈有臣子而可使之攝行天子之事乎或曰天禧嘗行之矣臣以為此亦非美事也蓋丁謂王欽若幸真宗之近醫藥而群小自相貴也自相賜也宰臣皆兼東宮之保傅而賜白金者人五千兩下至三軍莫不有賜以取悅天下之情當時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今國有大喪其費不貲而詔書又援

天禧故事以示之小人無知已人人有望賜之心
矣 陛下空國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故夫監國之
事古之盛時無有也 本朝之盛時亦無有也豈
可創見於聖世為後世藉口乎或曰 聖主欲行
三年之喪故舉行監國之典今不行監國之典是
使 聖主不行三年之喪乎臣謂此俗儒之論也
臣聞有天子之孝有士庶人之孝孔子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此天子之孝也傳曰天子之大孝莫
若安社稷是亦夫子之意也又況古者一代之治
各有一代之家法夏不法堯舜而法禹書曰皇祖

有訓是也周不法禹湯而法文王詩曰儀刑文王是也若夫本朝之治亦自有家法矣宮中行三年之喪而外朝聽天下之政此列聖之家法也徽宗顯仁之喪自有紹興之制此光堯之家法也今議者不使陛下循列聖之規蹈光堯之行以合孔子所謂天子之孝而顧欲使陛下與曾閔匹夫校一行之高立一節之若是非俗儒之論乎昔英宗久不出國人皇皇大臣請車駕一出祈禱於是見者大悅國情乃安今陛下欲徇俗儒之論守匹夫之節而下參決之詔

國人已皇皇矣臣願陛下遠鑒古人國貳之禍
近念光堯王業之艱沛然從群臣御殿之請而
親法宮之事愔然從太子力辭之請而寢參決之
詔則可以安國人可以示夷狄祖宗及
光堯付託之業可以有泰山之安陛下及太子
父子之親可以無纖芥之疑矣古人所謂轉敗為
功轉危為安於此在矣惟陛下深圖之臣一介
小臣預國大議自知言出於口戮及於身然使臣
殺一身以利國家臣之願也使臣言不用而安危
有不可測則臣雖生何益臣冒犯天威罪在不

赦臣謹席藁以待臣無任惶懼戰栗之至不備臣
万里昧死百拜

駁配饗不當疏

三月二十日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兼太子侍讀
臣揚万里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
聞之王通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蓋堯之衢室舜
之總章周有卿士庶民之謀漢有博士廷臣之議
此皆王通之所謂議也既曰議矣則君之所可臣
必有所否卿士之所從庶民必有所違君人者酌
其議而擇之擇其善而從之然後下無不盡之心

上無不善之舉今者議臣建配饗功臣之議則不
然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先之以本朝之故事惟
翰苑得以載其議抑不思列聖之廟有九而廟
之有配饗者八鼓配饗之議者非一而出於翰苑
者止於三且如罷王安石之配饗神廟則司勳
外即趙鼎之言也請以韓忠彥配饗徽廟則刑
部尚書胡交修及中書舍人樓炤等之議也豈盡
出於翰苑哉今舉其三以自例不顧其餘之不然
非欺乎甲之以聖諭之所及惟一已得以定其
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使廷

臣皆不得以預其議非私手是說一行自今以往
一議之出必欲有可而無否必欲以一人之口而
杜千萬人之口也何以盡天下之心乎有可而無
否其弊必至於以水濟水之喻以一人之口而杜
千萬人之口其弊必至於指鹿為馬之姦臣之所
憂不特一配饗之議而已恭惟 陛下秉大公廓
至明如天之清如水之止無偏如周武母我如仲
尼必不徇議臣一己之私說而盡違天下之公議
也臣惟恃此敢陳其愚惟 陛下垂聽焉臣伏見
故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身兼文武之全才心傳

聖賢之絕學遭過容先皇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擢
任不次出將入相而浚捐軀許國忠孝之節動天
地而貫日月武夫悍卒孺子婦人裔夷絕域聞其
名者皆翕然歸仰中興以來一人而已臣嘗論其
槩以為耆德卓行忠諫嘉謀動為人師言為世則
者固不可勝舉也而其尤大焯著有社稷之功者
五建炎之間逆臣苗傅劉正彥之變先皇忍耻偽
赦之出四方驚惑然莫有敢誦言討之者惟浚興
平江之師內則倡率韓世忠張俊以為之用外則
結約呂頤浩劉光世以為之助不崇朝而建復辟

之勲首復辟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
一也紹興之間浚初拜右相未皇他議首上封章
請建儲嗣入謝之日繼以面陳而言先皇嘉納雖
先皇選建之公宗社靈長之福上天眷顧之命曆
數有歸在於陛下陛下然哉此議者紹興五年八月
十五日也哉大議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
功者二也先是大將范瓊來赴行在挾其兵衆居
然恃傲不復有人臣之禮肆然邀求且乞貸苗劉
之黨浚召瓊至都堂數其罪狀縛置廷尉論抵之
死而優撫其軍從容指麾釋兵聽命分隸他將無

敢譁者然後國法以正紀綱以張強臣悍將始知
有以朝廷之尊立國之基實肇於此立國基者誰
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三也浚之守蜀備
禦旣固虜至輒敗大酋粘罕病篤召諸將謂曰吾
自入中國未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敵我
在猶不敢取蜀爾曹宜息此意姑務自保而已兀
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旣死兀朮來寇
浚令吳玠吳玘大破之俘獲萬計兀朮僅以身免
髡鬚鬚而遁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有此也
我是以有和尚原之捷虜自是不敢窺蜀矣浚之

出蜀而歸也後薦吳玠等凡人將帥之才後皆獲
其用至今朝廷無西顧之憂全蜀安而後中國安
安蜀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四也浚
之貶福州也劉麟乘此引兀朮之兵數路入寇

先皇即日召浚浚亦即日就道既至江上兀朮聞
日間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未幾宵遁

先皇之幸建康也劉猷挾虜衆來寇時相臣趙鼎
樞密折彥質皆欲退淮上之師為保江之計浚力
爭以為收兵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
矣先皇決策從浚我是以有藕塘之捷自此兩

淮始可立矣兩淮定而後中國定定淮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五也蓋浚之用心以堯舜致君之道為己任以春秋復讎之義為己責以文武境土未復之業為己憂其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而後已似諸葛亮孟子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浚有焉今

先皇行且祔廟方議配饗之臣非有社稷之大功者其誰實宜之臣謂有社稷之大功宜配饗於新廟者莫如浚也且 陛下賜浚謚忠獻制辭有曰

應園忘家曰忠猷可贊否曰猷又曰若趙普平定
四方若韓琦弼亮四世雖成功之不一要易地以
皆然訓辭具存昭若月星蓋普則配饗太祖之
廟琦亦配饗英宗之廷陛下以此比浚則今日
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而議臣懷私故欲黜浚
而不錄以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公議甚憤而不
平也且議臣以復辟之功為重乎浚倡之呂頤浩
和之張俊韓世忠稟而行之今錄其同功者三人
而黜其元功者一人可乎且議臣以建儲之功為
重乎趙鼎言之浚亦言之今錄其一黜其一可乎

至於固長淮以保江守全蜀以保吳楚則浚一人而已矣此又非諸將所敢望者臣故曰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或謂浚嘗為隆興之相矣非沒於紹興之年也臣以為不然趙普嘗相太宗矣而配饗太祖之廟韓琦曾公亮嘗相神宗矣而配饗英宗之廷然則浚之宜配新廟又何疑焉昔唐以苗晉卿配肅宗而遺裴冕蘇氏駸之當時竟行其說裴冕得以復收臣雖學術淺陋竊有志焉又况議元和配饗之臣則今尚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兩省五品以上同議焉議會昌配食

之禮則出於宗正少卿李從易所奏焉豈翰死之
臣所得而專哉蓋專則有弊衆則無私故也臣願
陛下導中興之典酌李唐之制斷自聖衷照破私
議以臣所駁之章詢之大臣下之禮官博士令與
臺諫兩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如蘇軾論
配饗必都省集議者而陛下擇其中錄元勳於
既黜釋公議於既鬱可以伸屈抑可以決壅蔽可
以盡天下之心可以為忠義之勸一舉而衆美具
誠非小補昌瀆天聽無任惶懼屏營之至不備
臣万里昧死百拜

貼黃

奏為議臣挾私論新廟配饗功臣獨黜張浚
不合公議乞如蘇軾論配饗事謂祖宗所不
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如有可采乞賜睿覽付
外施行伏候
勅旨

皇太子書

某伏讀今月初三日詔書令殿下參決庶務
此主上聖孝之至哀痛之極無聊不平之深而
為此舉出此言也然詔音一下國人大驚蓋

太上升遐之初外有大敵內有大喪天下皇皇人
情靡寧而復見此非常可駭之事安得而不驚而
況殿下驟承君父甚異之詔亦安得而不驚乎
某間聞不堪貳君不可以代匱在易之乾九四一
爻先儒以為此太子之位也九四之位近九五君
位者也位近者其勢逼勢逼者其道危故聖人戒
之曰或躍在淵無咎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
以躍之謂也未可以躍故宜在淵淵之為言靜也
靜則無咎動則有咎矣今殿下於此必有以處
之矣必不恐恠於君父哀痛之辭迫於君父威命

之重而奉承之不暇也不然是國有貳而君可代
匱也豈九四在淵之義哉天下之職皆可共理惟
人主之職非可共理之物也何也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惟其無二王故合萬姓百官而宗一人今
聖主在上而復有監國無乃近於二王乎於此使
萬姓百官之心宗一人乎宗二人乎自古及今未
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蓋天下之心
宗乎二人則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
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說間之言必起說間之言起
則父子之隙必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

此古今之大憂也 主上之聖 殿下之賢必無

是也然古人已往之事有不可不慮者

殿下獨不見魏太武太子晃父子之事乎其初亦
曰監國也既而父子之隙一開其禍有不可言者
某侍講堂讀通鑑至此嘗慨歎反覆為

殿下講之矣夫魏太武以自將出師於外而置監
國於內猶有說也然其禍尚如此今而置監國此
何說哉且詞臣代言引正觀天禧之故事皆非美
事也 殿下何不令宮吏檢正觀之事為何事天
禧之時為何時而熟觀之乎嘗觀古人一履危機

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乎
某願 殿下三辭五辭十辭百辭而必不居也如
此則可以安 殿下之子職可以增 殿下之仁
孝上可以解 天顏之戚下可以慰天下之望實
宗社之福生民之福 主上及 殿下父子萬世
無疆之福也昔者子從父之命孔子不以為孝非
欲其不從父命也蓋從其所可從而不從其所不
可從也惟 殿下勿謀於人勿惑於多言勿迫於
君父之威命斷然決之於心而力行之某不勝惶
懼懇切願望之至

上 皇帝留劉光祖書

臣昨被命覆考殿試進士鎖宿半月不知迎事至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唱名蒙恩賜告少休私室忽
聞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又聞光祖即
欲出國門上章丐祠奉 聖旨不允有以見光祖
不負 陛下之知又見 陛下眷留光祖之勤也
臣頃守筠州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之初月夜翹
首跂足仰觀 陛下維新之政責已愛民尊賢納
諫勤學問遠聲色斥近佞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
之上矣惟一二執法言責之臣孤 陛下之器使

徃徃假彈擊之權以濟修怨之私意文姦邪之說
以排異己之正士識者歎息四方何觀臣是時蒙
陛下收召臣子大義豈宜俟駕而行世路孔艱又
欲自崖而返辭不獲命進退徊徨積憂熏心鬚髮
盡白旣蒙賜對再寘周行閔免就列愧無補報邇
者陛下赫然震怒斥退一二之臺諫親擢光祖
為副端而光祖忠氣奮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陛下虛懷嘉納言無不聽聽無不行在廷相賀以
為公道之昭明太平之濟登也而今也光祖之遷
外議籍籍或謂光祖以言事犯天威或謂論權

倖除授未蒙施行臣以為聖明在上必無此事及見不允光祖丐祠之請益知聖主之可恃而外議之未然也昔何武之去鮑宣留之而後召孔戣之去韓愈留之而不從臣與光祖初無一日之雅今茲偶然同朝竊慕二臣為國留賢之義願

陛下勿詔唐帝失賢之悔儻

聖意幡然遂行

其言而後光祖言職固足以大慰中外之望若其未也亦當略行其說使近倖不至輕視

陛下耳目之官朝廷益尊而光祖亦藉以可留實天下幸甚臣謹昧死以聞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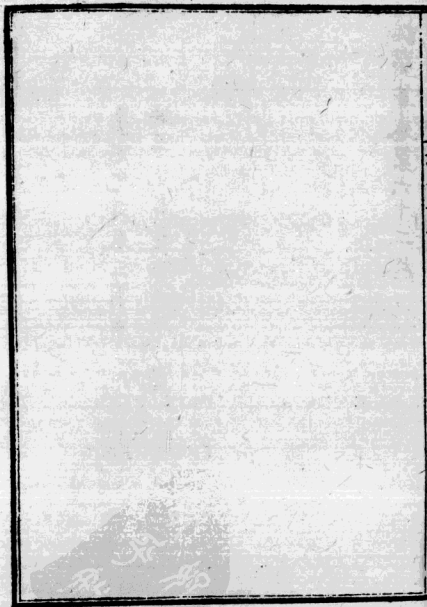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六十二終



誠齋集卷第六十三

廬陵揚州萬里

廷秀

書

上張子韶書

某嘗言之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
且夫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
公孫之相徒足為其曲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
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
適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
中人之膏盲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歟昔者孔孟

嘗稱如有用我而舍我其誰矣豈嘗矯情而不願
於達哉蓋其用也意乃在於為東周其不舍也意
乃在於平治天下爾此孔孟之不忍獨樂其樂而
欲以天下樂其樂也若其所以真樂者豈用不用
舍不舍之謂耶自常人觀之忠恕之味固不足以
療不糝之飢仁義之悅心亦豈足以蘇轍環之疲
也哉然非不糝非轍環非伐木非削迹非自衛反
魯非退之齊梁則吾之真樂猶為未達其極不然
重圍之中胡為援琴而歌其出晝也初無不悅之色
此其心果何所屬而其樂果將安寄耶故曰吾得

之於棄落之下又曰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此聖賢
之意也厥今天下之士何病哉志欲澤物而忘其
我道欲被乎天下而曾不用其一身皆曰達則行
之而惜乎吾之窮也幸而達矣叩之則空空無有
矣蓋前日之惜窮所以為今日之無有也歟某也
生乎今之世而慕乎古之樂獨嘗歎中庸一貫之
妙致知格物之學此聖賢授受之秘而六經流出
之源子思不識堯舜而以是識堯舜孟子不見孔
子而以是見孔子聖賢之所以內而正心誠意外
而闕物成務不待富貴而欣不因貧賤而悲者也

蓋有志焉而其學莫之傳其盟莫之主也竊聞濶
江之西有君子焉異時策多士之先居朝廷之上
人皆賀其達而曾不以為達一旦寘之於蠻徼投
之以寵辱人皆惜其窮居約置散者且將二十年
不遇於人可也抑不遇於天乎殆不然也聖賢君
子之所以為聖賢君子者惟安於天故極於天極
於天故遇於天何謂安曰數何謂極曰理數非天
之私也天且不能違也吾烏乎而不安若夫理者
天之至也而非天之獨也吾同乎天也盡吾之理
以極天之理亦奚而不能孟子之不遇者天也數

也夫子之見知於天者天也理也以孔孟而終身
匹夫也果遇也歟哉匹夫而安焉安而極焉以匹
夫而為聖賢君子焉彼之困此之亨果不遇也歟
哉安斯極極斯遇矣先生早年而起遠方宰天下
定王室開中興功亦不細矣何其遇也功高而忌
至道大而嫉生訾先生者無罪擠先生者無禁又
何其不遇也人乎天乎數乎然其未遇而有
遇既遇而復不遇先生初不之知而惟斯道之知
斯道何道也誠也中也公也天之理也孔孟之道
也先生潛而得之也發而為忠孝溢而為功名先

生且不自知也而何遇不遇之知安於數而極於
理人通而天通先生於此不既遇矣乎噫先生之
通於天先生之遇也非天下之遇也雷風之啓金
騰其天下之遇乎夫金騰之啓閉何關乎先生之
痛痒而關乎天下之憂樂民之欲天之從昔既然
矣古厚而今於薄天其然哉某也與天下同仰先
生之道而未得與天下同瞻先生之容作吏此來
而及門者四三焉入其庭而起敬焉想其風而起
愛焉雖未得見如見之矣如見且然况親見乎天
其或者使小子得與於斯道則必有得見之日使

天下得福於斯道則亦必有啓金滕之日雖然豈
先生意哉小子意也天下意也天意也先生談靜
聽而深察之不宣

見陳應求樞密書

士之見王公貴人而曰我無求者信乎無求則不
見矣雖然有求則當無所不見而士或有所見有
所不見何也孟子之見梁見齊不知者真以為有
求也及觀其答不見諸侯之問則其不見者亦不
加少矣孟子而果有求也其又奚澤某也以小吏
而登樞密之門其誰曰求哉夫所急乎求者以利

言也如以利則今日之王公貴人其能利人者何
數也而某也無足迹於彼之家而獨求於此之門
某之求之也不可謂不小異矣故其也私竊自信
以為有所不見而後可以有所見自樞密之召也
天下皆曰此吾陳公也其不以爵位而來及其至
也國人皆曰吾能識之此吾小都督也樞密其必
有以得此也此某之所以見也且夫負天下之望
而當天下之愛者紫巖一老之而已耳今天下之
人不見紫巖而其愛樞密也與紫巖不異樞密其
必有以得此也此某之所以見也某也紫巖門下

之士也思紫巖而不見見紫巖之與則如見紫巖
焉而况天下之愛之如此也哉此某之所以見也
然某至都下旬日矣彷徨躑躅而未敢前以詳觀
樞密之施則又有以信天下之愛者古之人蓋有
當天下之變而厘其愛者矣是故不難於得天下
之變而難於信其愛信之為難者何也後不渝於
其前而實無所不逮於其名也樞密之相其君亦
近爾而能不動聲色不驚觀聽不觸威怒不泄機
括不崇朝而清群小何其神哉古之君子之於小
人也蓋皆有意焉未除其人先危其身未就其功

先迎其凶若此者紛如也蕭太傅劉更生之徒今猶不忘其憫而樞密之舉竒偉如此何其神哉此真有以信天下之愛也此某之所以見也雖然君子於此賀與憂相兼唐憲宗蓋嘗出吐突承璀矣然欲相李絳則出承璀欲召承璀則罷絳則是出之者召之所倚也相之者罷之所伏也蓋憲宗之任絳也得非有所未堅其出承璀也亦必有所未厭使諸君子有以消其君未堅之心而生其既厭之心則元和季年之衰又何自而來今日之事樞密亦嘗憂之乎憂之矣亦嘗有以處之乎某也著

書三十篇極言當世之病而無所悅於時之耳目
欲有獻於上貧未能也友人廣漢子張子曰
陳公不可不投以副某是以來如樞密之門雖不
見其欠一士亦豈不能收一士樞密之用某與否
則非某也樞密也命也天也不宣

與陳應求左相書

某悚恐頓首再拜伏以仲冬之月恭惟僕射樞使
平章相公首運化鈞一陶品彙大忠天助鈞候動
止萬福相門玉燧受祉增增其侍老母待戍期帶
經擊壤得以自樂而忘其貧且賤者有吾相以置

天下於樂國之賜也山間幽獨晚間郵音得城中
親舊書乃知相公膺受典冊濟登左席恭惟驪慶
某自怜踈遠無跡於百寮班賀之列惟有牋啓之
一敬而今以為禮則已後矣然猶哦數語者不敢
廢禮故也仰乞省覽某頃侍坐於東閣親聞金玉
之音謂 聖上之英明漢宣帝唐太宗不足道也
是時相公雖在兩地然尚居第五天下之事有欲
為而不得為者不在其位同不論也蓋有在其位
而不得為者矣言而莫或忌之動而莫或制之鮮
乎哉相公之在頃者是矣天下皆曰陳公惟無相

相之則國無餘事民無遺恨矣今日之事相公猶可諉曰吾欲為而不可耶有君如聖上有相如我公如虞公而曰天下難治者否也雖然取守異執則作息異機曰天下易治者亦否也高帝之威施之秦項則伸施之冒頓則屈以取為守也光武之勇遇尋邑則彰遇匈奴則晦不以作為息也是二君者其利病何如哉然猶未難也惟守而取者為至難蓋以吾之無取彼之有者取也以吾之有守吾之有者守也以吾之有取彼之有者守而取也天下莫易於以無而取有莫難於以有而取有何

則以無取有者無所顧以有取有者有所惜也以有所惜之資而欲為無所顧之舉此諸葛恪之所以弊孫氏而王元謨之所以排佛理也是故守而取者非遇天下之大機其法不可動今日之事願相公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不可為則天下幸甚未再見所禱愛此不訾之身以畢天下之能事不勝大願

與左相陳應求書

某悚恐頓首再拜僕射樞使平章相公即辰閏夏勤雨恭惟總領衆職尹正天下天助上公鈞候動

止萬福相門蘭王之眷疇社某受職為邑之初偶
未抵罪以辰知己蓋素教者入之堅也每念山林
枯槁之身登門在人後而受知在人先至於手携
其三十篇之書薦之於今右相虞公欲相與言之
上而立之朝此意之淺深厚薄何如也事之濟否
尚足枝哉故其心之於門下雖未拜賜過於拜賜
矣然違離三年而每歲無一書以修敬者遠與貧
實為之也抑相公之所以知某與某之所以事相公
者在茲乎不在茲乎以是不自疑亦不自畏非不
疑不畏也其所以當疑且當畏者有大於此也倏

而合忽而離四而喜三而怒是之可畏爾使其有
此人雖不疑豈不自疑吾雖不畏人豈不畏今之
事人者吾是其初而已矣如某區區之守正不願
得相公之悅於今日者也相公之於此心察否也
雖然見不數者愛不篤隔不久者忘不亟某之去
門下無見之數而有隔之久其何能使相公有其
愛而無其忘哉雖其心不自畏亦不得不疑矣近
此得簽判鄭君僑書云昔韓退之鬱不得逞蓋時
相不相知耳今左右揆之知足下以國士亦足以
撥置其窮愁此皆鄭君語也以其客之語可以知

其主人之意也用此又不復自疑某塞負於茲者
暮月矣半生病於為邑既已為之亦無甚病焉借
曰不孰於刀筆猶將不悖於仁義借曰無以利其
民猶將不蠹於其民蓋今之為邑者能吏不病之
書生病之然不病者必有受其病者矣病之者必
有受其不病者矣可與智者道也且用有小大道
無小大士大夫之言曰小官不足以行吾道也其
始亦惑之今則釋矣井不食則泥才不試則腐某
昔者之空言烏知其非五十九之非歟哉故其身
雖棄於荒山野水之外而其心不自知其折腰之

為卑且辱也東閣之中名士如林皆羞蓬萊而薄
閩風者使聞此語豈不大笑之然蝸與鸞鳩之視
鯢鵬亦各笑其笑也仰惟相公之達觀必有以超
牟子莊子者其於門下之士大論小言固將一視
也知己之前狂率如此死罪死罪未見所願二相
同心不疑不忌不躁不折以濟登宋氏之中興不
宜

見虞彬甫樞密書

某聞之天下之情必有憂有憂必有所在不在民
則在君不在君則在相天下有事無一人出而任

之者當是之時其憂在君與民雖然天下之所甚
憂而君子以為不足憂何者無一人任此事安知
果無一人任此事者至於有一人焉出而任之任
之而不堪不堪而不能憂此真可憂者也蓋吾既
相吾君而任此事則吾君不復憂矣天下之民舉
其憂以歸之君君舉其憂以諉之相至於相則復
誰諉者故夫天下之憂至於相之身而止矣不去
矣憂不去於吾身而吾乃趨然欲自寧於憂之外
嗟夫殆哉昔者白公之役楚子高之入也楚之人
或曰恐傷君若之何不胄或曰國人望君如望歲

若之何曹欲子高之曹者愛之者也欲子高之不
曹者亦愛之者也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蓋子
高者楚之命也無子高是無楚也憂其不曹而至
於傷雖然斯言也既見子高者之言也見子高者
一人而未見子高者千萬人千萬人未見則有千
萬人之憂國人欲解此憂而皇皇焉不知所付子
高而曹也國人何從而識也國人無從而識則憂
無從而解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無乃任之而
能堪故歟無乃堪之而能憂故歟任之而能堪堪
之而能憂楚無事矣今之天下其可為耶其不可

為耶聞之曰孟賁之手無重負倉公之鄉無沉痾
何則天下之事自有能之者也獨患能者不得為
為者不能爾異時虜酋乘我積安不戰之後卒然
而臨長江天下之憂何如也樞密與紫巖張公今
副陳公起而麾之天下之不憂何如也然則任之
而能堪堪之而能憂不在樞密而誰耶自樞密之
歸蜀也國之人西其首者幾何時矣至於屢召而
未至也不特天下之憂吾君亦憂之矣三數日以
來竊怪國之人何其喜也問之則曰吾相虞公既
至云耳非喜也喜其憂之解也非喜其憂之解也

喜樞密之來果足以付此憂也某也遠方書生未嘗有足迹於王公貴人之門非敢倨也重於從也有從則無改矣可不重乎自至都下獨一見副樞陳公天幸又逢樞密之至私竊自喜將得其從也且陳公曰吾將言子於虞公其之所以來也某有書三十篇極陳天下之事而不知時之所諱欲有獻於上而未能某貧故也敬納其副於東閣當今之世不惟士求宰相宰相實求士古者不相求而相值者有矣兩相求而不相值者有矣某之此來也樞密不謂之去不敢去不謂之留不敢留將

將樞密之所以命不宜

與虞彬甫右相書

某恐悚頓首再拜伏以仲冬之月恭惟僕射樞使
平章相公進顯國秉天人大和神之相之鈞候動
止萬福相門玉婍弟祿滋至某侍親讀書待次於寂
寞之濱仰依廣廈之萬間豈不知幸頃者側聞遄
歸廟堂蓋嘗奏記黃閣計已徹聞矣今茲敬審播
告大庭延登右輔恭惟驩慶某謹綴牋啓一通申
賀仰乞貴覽某門下之士也相公高大深博者某
不得而窺測也竊觀忠義忼慨之氣恢廓兼容之

度說者謂有寇平叔范希文張紫巖之風然人同而功異者茲不在於天乎哉今日之事相公以為天乎人乎當其無人歸譏於人及其有人未必有功又將何譏焉有得乎人無得乎天君子謂之躁古之人有為之者孔明是也有得乎人有得乎天君子謂之遇古之人有為之者謝安劉裕是也天不違乎人人實違乎天君子以為媿古之有為之者亦謝安劉裕是也漢氏之人晉氏之天二相求而不相值相避而不相待是可歎也今以聖天子英明願治之資得相公與陳公而為之佐某之所

謂得手人者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夫復何歎焉雖
然先乎天則為漢後乎天則為晉為漢者無功為
晉者無業人與天並功與業偕是以難也敢以告
門下未占參拜東望戀戀所祈愛身以及其君愛
君以及其社稷不勝心禱

與虞彬甫右相書

某悚恐頓首再拜僕射樞使平章相公鈞坐即辰
詔閔當暑恭惟首出百辟獨運一化相維天只鈞
候動止萬福相門襲吉某捐棄之迹侍親携孥已
抵官下者朞月矣偶未逐去繫仲尼之覆燾是賴

重念某地寒而能薄意廣而事左其身之所操者
皆非時之所售而時之所售者又非身之所操半
生挈挈無所於逢雖逢亦何所就自分老死於茂
林脩竹之間山鹿野麋之群而頃者一見之初便
辱待以國士別去三年疇昔之遇謂相公忘之矣
而近此里中羅主管某之婦又辱寄金玉之音然
則區區之姓名公猶未忘也幸甚過望某之至奉
新其始不民事之憂而催科之憂非不民事之憂
也民事不外乎理曉也非催科之憂也民財不可
以仁免也既不可以仁而免又不可以威而取於

是立之期而示之信罷逮捕息筮去囚繫寬為
之約而薄為之收行之一月民無違者某嘗見今
之言辨事者以為恩信不如才力書生不如健吏
非以身試之烏敢以意疑之哉世之師申商者為
是言固也師孔孟而不為是言者希矣所謂陽尊
懷王為義帝而實不用其命者歟非相公不可以
言此言也其之言又有狂於此者相公能聽之否
某之里中有富人焉其田之以頃計者萬焉其貨
之以舟計者千焉其所以富者不以已為之而以
人為之也他日或說之曰子知所以居其富矣未

知所以運其富也子之田萬頃而田之入者歲五
千子之貨千舟而舟之入者歲五百則子之利不
全於主而分於客也富人者於是盡取其田與舟
而自耕且自商焉不三年而貧何昔之分而富今
之全而貧哉其入者昔廣而今隘其出者昔省而
今費也且天下之理豈有盡廢於人而並為於身
哉則亦以人易人以客易客而已矣近此復修發
運之廢官何以異此小言可以大喻相公毋忽天
下之福也相公能不怒虜使之悖而不能不怒祝
懷之責此其所以賢於天下也某是以言之而不

懼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敬賦足詩以聞焉不宣

上虞彬甫丞相書

某雖愚不肖頗知擇其所從未嘗輕以一武詣人未嘗妄以一身許人丁亥之春一見相公見其慨然有英霸之略恢然能兼容天下之士於是自喜以為得其所從矣既而相公當國盡起山林枯槁之士置之朝列將以共成中興太平之功此千載一時也而某實在焉每思所以報知已非不感憤激切欲効其萬分也而因仍至今竟未有一言上補廟堂之未議方欲投劾而歸甚不樂也今者竊

見張抃驟逐而韓玉堅留此朝廷黜陟之大失也
門下士可以一言乎說者謂抃之議論與丞相議
論間有異同某以為不然昔者晏子謂齊景公曰
梁丘據非和也同也和如和義同如濟水子思謂
衛君曰自今以始君之行事將日非矣君出一言
郡臣贊以為善者如出一口然則古者廟堂之上
議論之間固貴於可否之相濟而不以異同為相
忤也孰謂相公之賢肯以小異為忤而以逐賢為
快哉其知相公之必不然也是必抃前此樞廷之
議有以召近習之怨月浸月潤以至於此爾雖然

相公於此亦不得以辭其責蓋其實出於近習而其名歸於相公也以為出於近習歟何前日之抗章而諫行言聽也以為不出於相公之意歟何以有議論異同之謗也大抵君子若不足樂也久而有味小人若可喜也終心受其禍今韓玉以可喜而留張棧以不足樂而逐不特朝廷之憂也亦門下之憂也昔王介甫之於呂惠卿初喜其順已卒逢其賣已溫公之於東坡初欲逐其佞法之異議卒能容其異議相公於此二者將奚擇焉狂言之罪相公察之則以為忠相公不察則以為罪恕之

斤之俯伏俟命

其皇恐頓首再拜其官鈞座屬者茸熏啓行百官
班送於都門之外後者挽前旁者掇出以見面爭
先為勤某也僅得一覩鈞顏而已方未至祖帳別
語離思勃勃手排肺肝而上浮也既而一語不得
吐作惡之懷又甚於未至祖帳之先人事好亦莫
苦於離合尤莫苦於有語而不得吐不見暮月已
不勝其思久則當如之何即辰冬月晏溫恭惟袞
繡勞勩山川悠遠天助大忠鈞候動止萬福恩闕

相憐受祉方增某侍老母仕養如初惟是空餐無
補而免於大譴大何者皆恩紀所覆護也某重自
惟念山林枯槁之人何曾作朝蹟之夢身行天下
恤恤乎無所於歸受知者我丞相先生張魏公陳
丞相而已知已之稀豈不信稀乎哉知之者三人
而用之者一人而已知已之稀不愈稀乎哉丞相
之高深博大者與造物同道與百聖同學其無得
而稱也不惟無得而稱也亦無得而探也至如憂
國如憂家好士如好色雖叔孫武叔復生不能以
其口而勝天下之口也天下之口可勝天下之心

不可欺天下之心可欺叔孫武叔之心不可欺也
是紛紛者其如予何且元顏之役微先生起而麾
之雖武叔輩亦有吾其左社之歎矣古者思其人
則愛木愛其人則及烏今也稱其功而掩其人被
其仁而忘其自此殊不可解也至於一旦歸志浩
然視去相位若脫屣若遺蛻是紛紛者又何以云
哉可付一笑也抑聞盛名難全雋功不數公瑾赤
壁之役不聞再赤壁也幼度淝水之役不聞再淝
水也不然由基之百發百中未免觀者有一發不
中之規矣先生之西也登之亞保授之節鉞或者

以為先生榮不知其棄相位且如脫屣遺蛻而獨榮此哉出祁山封函谷或者又以為先生責不知其古者英雄之與功名此二事也獨我責哉釋重負者不可驟吾固知先生之非樂於不釋者也雖然由基百發之論願先生毋忽君子之道非出則處非處則出是二者道非徇君子而君子徇道裴晉公綠野時豈自知其再相也哉而我先生何必焉崔子淵之歸因之問訊何如惟愛重不訾之身以濟登百年之上壽

見執政書

某聞之天下之情有所利有所難古之君子以其
所難者先身而後民以其所利者先民而後身天
下之所以治也後之天下所以不治者其君子反
此而已矣清介潔廉之行此豈非天下之所難而
貴富饒樂之事此豈非天下之所利者耶君子於
所難者有諸身而後可以責諸民於所利者無諸
身而後可以譏諸民今也難者不能後民執法而
臨之曰天下無良民誰之過也古之君子不動而
民隨不令而民應於影響不求不爭於民而民知
遜不求不貪於民而民知廉何為其然也某也嘗

竊有歎以為天下之治至今日亦極矣不極不復
物之理也復之者不干其改于其人有一人焉獨
為天下之所不為而不為天下之所為則天下之
治如指其掌參政者豈非某之所謂其人者耶世
皆浮我獨靜世皆刻我獨仁世皆澆我獨潔天下
亦曰我公古之君子也不為天下所利之事不曰
不為天下之所為耶力為天下所難之行不曰獨
為天下之所不為耶賈子曰使回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惜乎賈子之不見參政也某也
得與參政同時而得見賈子之所不得見樂哉某

之見參政也今日之來既以為賈子情又以為某
賀又以為天下賀惟參政不虛其所以賀也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天不長孺之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六十三終

誠齋集卷第六十四

廬陵楊萬里
廷秀

書

答李天麟秀才書

某辱書甚尉足下徒步走數千里詣太常
甚厯以絕異之才而無過於有司甚宦家
負親老父子之心各何如也報罷而歸甚
戚細讀來書求三者之氣象無一焉今之
士誰不急於仕哉不惟今也古亦不免而
足下悠然不急其所急乃急其所宜緩某

之所不曉也士之擇藝猶賈之擇貨適於
好故售不遲詣於用故利不狹令也遠古
之器是儲邇方之產是居而又深藏於無
人之鄉自翫其竒可矣非所以為不鈍也
不有懲者不有改足下之貨已鈍矣亦可
改矣而不懲也又方力求其愈鈍之貨鈍
不極則意不滿又虛疑某之藏是貨而問
焉而求觀焉甚矣足下之與人異心也某
也初無異藏何以塞足下獨有一語似若
可獻塗行而病於喝有乞漿於道傍之野

野夫無之而其東鄰則有焉乞鄰以與則惠而偽
指鄰而使其人自取則不偽而亦不惠與其樂於
惠孰若不作於偽某也無以惠足下顧不敢偽足
下耳涿泗之水有天地之至寶焉泳之深者得之
富也而得之者亦無異於人人亦莫知其得也惟
識寶者能候之蓋得之者貌必辟如辭必藹如其
止也光其流也滂惟以是察焉不惟觀者之以是
察人而求寶者亦以是自察足下自謂高深遠妙
者不足以知而平易處時復窺見足下於何得此
密訊哉足下泳其波毋怯其瀾挹其涯毋病其淵

將必有能候足下之得寶者矣然是寶也天閔之
神韜之得之者非有大慶必有大咎絕糧轍環之
厄自孔孟猶不得辭而况其徒耶孔孟之不得辭
也亦孔孟之不肯辭也不惟不肯辭也而又樂之
其樂之也必有在也不然無一物之可樂而獨甘
於捐不貲之身以疾駘於飢寒窮苦之境此豈情
也哉昔人有學仙者以為仙可學且可樂也而其
師置之於深山環之以猛獸又懸千鈞之
巨石於其上繫之以一髮而卧斯人於其

下斯人者不勝其懼棄而歸使足下自此
得寶則造物者必盛怒矣飢寒之猛獸窮
苦之巨石從此始矣足下恬不之憂而又
奮而直前吾代足下懼矣足下謂于齊之
瑟者是矣齊固不好瑟亦尚好竽若秦人
則併與竽而不好矣顧獨好擊缶嗚嗚
耳且彼均技也而不能無易與難語人
曰琴與奕孰難必曰琴之難也既曰難

矣鼓琴者不專則不工而晉人手揮五絃目送飛
鴻精故也審精於奔則援弓繳鴻鵠於奔何病足
下謂科舉文字爲鴻鵠足下何慮焉某之爲足下
慮者終日爲奔而不暇食不若射鴻鵠而臠炙之
之可以飽也思與足下劇談而未得故盡吐之於
此聊以當一夕之對床餘惟自厚

再答李天麟秀才

某之敬足下如足下之好我也情親而不得親平
陸之風濤實隔之爾騎吏觸熱以書來獨犯吾所
不敢真勇者歟敬審侍側怡愉尊候萬福某拙且

懦人之所競吾之所避或者喜其介非也介雖非
聖人之中道亦君子之事也吾小人也吾焉能介
矣哉至於不察者又以為吾事曰是矯者也嗟乎
是又過於待吾者也夫矯云者謂其淑於初而慝
於終者也吾之於善豈不信美哉矯諛以之直矯
洵以之潔矯愚以之明壯猶少也老猶壯也大哉
矯乎吾何足以進此吾所以蹢躅者門寒而資怯
立之單而助之鮮故其履地也若履冰焉舍腴而
趨瘠舍煖而趨涼吾其憎夫趨哉人方不後於此
塗而吾亦不後焉禍之招也人先焉吾後焉則又

為罪人舍焉吾不合焉則又為罪貪亦罪褻善亦
罪甚矣乎為人之不易也吾則大惑矣平日之所
以質諸聖賢求諸師友者自以為庶乎其免矣出
而試之於鄉已大闢如此然則試之又大於此者
其闢何如自今年來有三守焉一曰貌二曰口三
曰筆平居無事孰使吾無故而召闢者非斯三者
歟樂於求士聞一善則欲輕千里而交焉一言相
契則肆其竹談不知經而談經不能文而談文不
知人而談必至於技養而不自制則又云云而筆
之於其書見者或味焉或穢焉或猜其有刺焉或

詈其在焉或忌其異焉貌以施諸人口與筆以施
諸已此真四十二年之非也今日之所守者又自
以為庶乎其免矣足下乎將不知今日之吾乎將
知之而破之以歸於舊乎甚矣朋友之不憐我而
又欲撻我譁我以病我也如足下欲知今日之楊
子乎畏足音如於菟聞論文如聞父母之名將疾
走掩耳猶懼罪悔之及已也而何敢倡和應答如
影響哉朋友間每辱寄聲極知不相忘其如多畏
何暴客不足畏朋友大可畏畏生於憎憎生於棄
生於習生於親故夫子曰朋友敦斯疏矣嗟

平吾聖人其亦身履而知之乎夫數所以為親也
乃所以致疏則朋友之道可知矣觀足下之意若
以與吾相遠為恨以日相見為樂者足下乎此意
不惟非所以愛相敬足矣何必自親而之習自習
而之褻自褻而之憎自憎而之畏哉朋友本以相
樂反以相憂既以憂與人又以憂自與豈所謂愛
人與自愛也哉久不見聊以奉悒足下之好懷也
須論諸解義序篇不敢辭然吾之三寸又為是下
破其一豈非命哉豈非命哉

荅歐陽清卿秀才書

某啓頃辱過我得軟語一再夕叩而聆焉清越愈
出知進學之功非昔日之隱几者也初爲吾友惜
於失舉至是不復惜學進而身退與身進而學退
此宜何惜則子之失有司乎有司之失子乎辱書
其詞暇其意迫安於貧而勇於道此某之所願學
者也而子之心正如此不知吾心之合於子乎抑
子心之吾合也某性足以取孤學足以取窮漢然
爲世之棄固也然吾友輩獨與世異取其棄而不
棄其棄焉使某之孤者朋窮者享謂吾之非則子
何取焉謂子之是則去衆以就其孤合於窮而離

於達吾之所以增於子者恐不足以補其減也子其悔耶樂乎子則樂矣不悔矣然負暄者溫觀雪者凍所迫者戒所累也以吾之孤窮而子迫焉子不慮於累乎哉世皆以爲子笑而子不悟則亦可憐矣則子之相從吾以爲我賀而未敢以爲子賀也子以爲若之何子誠不慮於累則吾之孤窮吾敢獨而不分也哉所戒館地已達之矣然行止人能爲之哉子以才爲馬以見爲路以力爲鞭烏在乎與吾迫若遠也然猶當傳詢以塞子勤

荅學者書

某啓某作性僻違絕不善與富貴者遊非敢有傲也避彼之傲耳故着破褐藁野蔬而讀書之聲滿天地則吾之貧賤未始不富貴而彼之富貴未始不貪錢也故得以自負向也清卿與足下來吾門初未知足下何如人也泛而揖僕而言未有以異足下可與游乎不可與游乎吾之僻違之病似未易痊也旣而夜坐於族人家不敢與諸仕齒而足下獨亦不親彼而不踈我論文問學一語便與吾心如印心沉於是驚焉不意鄉里之有足下又悔其初之幾失足下也吾之病忽脫然去吾體幸甚

幸甚然獨有怪焉足下天資如此之秀朗而未至
於東流涿涿者抑豈天者高而人者下耶今銘一
松以爲兩一則爲鸞路王公式焉一則爲破甑卓
隸蹶焉木不異也而器不同何也前之遭者庸工
也雖然輪扁不易致也敬之如敬父師饗之如饗
大賓大客則輪扁可致也致而不饗則怠於斲饗
而不敬則嗇於斲至於庸工嗟來可饗也與臺可
待也貪於庸工之不貲費而忘其不費亦甚可惜
或然蓋有家無宿舂者矣而亦責以刀致輪扁是
亦教餓者以何不食肉糜之智也無力而不能致

與有力而不肯致君子於此將不能致者譏耶不
肯致者譏耶足下之天者松也為鸞路不難也而
足下之所謂人者輪扁耶吾不得而知也庸工耶
吾亦不得而知也吾但見足下之松未有以妙斲
者足下真不能致輪扁耶抑能致而不肯致耶足
下之病有一焉將足下之於輪扁雖能致之而未
能使之大者不畜小者不怠耶足下之病兼焉三
病有一焉善醫者憂之足下有前之一以合後之
二此吾之所以為深憂也能致輪扁不肯致得輪
扁而以庸工視之不得輪扁而不力求焉安於缺

斧鉞斤之下而曰吾之材松也吾求為鸞路也必也鳥頭白馬生角木象生肉脚而後成也足下於此有憂乎無憂乎願為鸞路乎願為破甑乎為鸞路知足下之願也而吾未見其成也為破甑知足下之不願也而吾未見其免也足下之三病未痊也足下能有憂焉則無病矣病去而後成者可成不免者可免矣某僻違之病荷足下而稍痊足下之病其不以吾藥而痊乎雖然服之吐之又非吾力之所能及為足下惜此松故誦言至此足下不怪否足下怪焉則吾僻違之病亦懼後作矣故吾

不惟為足下愛而又為我懼也不宜
再答學者書

某久不見因循又不通書謂足下必絕之也專使
鼎來惠書百十言及新文一編甚尉知足下於我
猶動々如此也往來者相傳足下之學退矣今所
見舉子事業詞氣尚洶湧也但書詞中不無病耳
然大旱金石裂土山焦而廬山之泉一綫不絕可
以為難矣甚喜甚喜歐陽秀才鄉曲之名士濬庵
之所前席某之所敬畏足下與何也豈足下所拔
者不凡鄉里之中不足以容足下而外地之有司

不足以知足下耶容與不容知與不知吾嘗本不
必介意而足下之懷似有所大不能忘者何也足
下家富而力裕何病乎飢寒所病者正在乎不飢
不寒耳若飢寒二字天不輕以與人有以與之必
有以當之也某羊生了無竹得止得此二字耳足
下何理欲一旦分之似不得如此然觀足下之志
與大則頗有脫溫飽而趨飢寒之氣飢寒本非美
事足下何樂於此而趨之太學者菁莪之陵汜也
而有所甚不宜於士不才則不宜不近則不宜不
貴則不宜非貴之尚也去鄉里而久羈旅非貴則

何以自存足下之所不宜者其二也其一則足下有進焉其三則足下有餘焉以其餘待其進以與天下之士角於文字百戰之場何不可之有然足下進則進矣而未就也足下果有此志盍待其就也乎未就而輕於戰一有不勝則足下之不樂恐有甚於今之不樂者矣君子之有異才要當不自輕恃其異而速於勝豈得為不自輕也耶雖然足下之書吾知之矣必有所不快故不吐之於他人而吐於吾足下自以為快矣而吾有所甚不快者本無一日之長妄為朋友所許故後進之不知者

隨其聲而從之游其心則愛我也一者之學十者
之憎則是愛我者憎我之招也足下亦愛我之一
也愛未畢而憎已至故足下之愛有所不願承也
若曰懼於人之憎而遂罪足下之愛則不可樂於
足下之愛而不恤人之憎亦不可莊子曰相煦以
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惟足下秦之舉業
容細看有疵不敢默雖足下又豈可終以富而
廢才乎不宜

答陳國材書

辱惠長牋細讀皆仁義之言深傳之文也但見勉

以歐陽子公何不仁之甚其何罪公必欲誅之以
舉鼎而置之於絕續耶富者資人窶者資於人反
顧其家無宿舂焉而曰我將為發棠之舉妻妾羞
之國才曰何忘於覺民不知吾之無宿舂也覺之
之說某深求之三十年矣如初也國才責吾以覺
民不知以覺々之耶以不覺々之耶指虛廩以告
飢者而曰此有粟不知夫廩之自飢也而安能飽
人使聽者視而求々而虛仁者也則付之一笑耳
不然指於怒而廩於災不焚之不置也國才曰何
拒學者於十里之外使學者誤聽國才之言而視

焉而求焉則吾之虛糜殆矣哉人心之病莫甚於
一私不易於去而易於留某嘗以為易其所不易
而不易其所易惟賢者能之及讀國材之書則又
悔此論且天下佳處撥禊乎東山之巔峯者乎溪
水之上國材以為佳乎否也否也國材何取之之
亟也佳也國材何不以分於我而先焉而擅焉國
材之於朋友佳者則不分而置人於絕續又使人
焚其虛糜而偃然曰我仁也我忠也我不私也其
誰敢與國材友哉今之作人甚難懦者曰重勇者
曰躁泛泛者為賢昂昂者為矯一舉未作而羣咻

至積毀銷骨其何可當某孤苦貧病之身脆弱不
足以堪之祇久聚徒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召齒
古耳國材授之以召齒古之方而好謂之曰可以
震六合而響雷霆此正季子之鳩叔牙而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荷意雖辱敬再拜以避

見何德獻提舉書

某聞之天下之物不售然後售宗彝盥洗不鬻於
市而貴於宗廟之中深衣逢掖之服田夫野婦之
所怪笑而庠序之士不可一日無何也古器固不
合於今而文物固不諧於俗也天下之人亦豈盡

俗而不好古也哉有所不好必有所甚好惟其無所合也人則以爲無所可用也及過夫識而好之者然後知其可貴爾今有人焉嗜古而與時之背信已而不人之徇世皆以譽諛取容悅而獨蹇訥無可喜之言直情徑行又不能隨巧進善游者之後此亦天下之癡絕而人之所共棄者也雖然不過於今之君子安知不過於古之君子乎閣下之文行超然絕人而退然無自得之色經世濟務其聲凜然而不改一丘一壑之心然不求進而諸公進之不求知而天子知之拔於俊人之中而分朝

廷一路之憂寄登攬求幾民頌其賢而吏憚其正
此非所謂古之君子者耶某也不佞區々所嚮偶
有前所稱之病坐是落々而窮也窮而不終窮或
者有俟於古之君子歟不遇於今之君子者命也
遇於古之君子者道也惟命能勝道惟道亦能成
命言道不言命不在閣下乎謹贄文一編進見乎
生隅可教教之可進々焉惟閣下財幸不宜再拜
某再拜

見蘇仁仲提學書

某聞之君子之於世無意於合也有意於合者折

旋委曲惟合之求然未得其所無而先喪其所有
古之君子所以合者惟無意於合也無意於合人
者有守於己者也有守於己者是惟無合於人合
則膠固而不可解昔齊人鼓瑟瑟以干齊王而有罵
之者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說
者往々笑齊人之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以爲不
求合者之戒嗟乎是知齊人之拙於合而不合未
知唐人之巧於合而不合韋蘇州之詩天下之所
同美也客有劾韋公之體以見公者而公不悅既
而以已平生之詩見公而公悅之當其劾人之詩

體以求合於人自以爲巧矣而其巧適所以爲拙
則夫舍己以徇於人與夫信己以俟於人其巧拙
未易以相過也彼齊人者患瑟之不工而已矣瑟
果工矣天下其必有好瑟者矣無過於此安知不
有過於彼哉且吾之所能者瑟也所不能者竽也
今舍瑟而學竽竽未能而瑟先忘矣吾且不吾信
安能使王之吾信乎與其學竽而未必能也孰若
工瑟以有待也世之君子不懲於唐人之巧而懲
於齊人之拙則亦誤矣閣下乘使者車方春而行
部其風采之所動聲光之所臨士之挾寸長負片

善者孰不翹首企足願忠而望賜也哉甲則曰蘇公之所好者何道乙則曰蘇公之所惡者何事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惟恐後也噫是知所以求合之合而未知不求合之合也閣下以元祐名相之子孫而退然若一介之寒士文學行藝加人數等而欲然如有所不及其未用也初不愠於退用之而未盡也亦不懌於進小人之所異而忌焉君子之所同而怕焉公之於人蓋未始有意於求合者公則不欲求合於人而顧欲人之求合於己耶某也生晚而學無明地寒而時無遺將欲挈不肖之

身以自進於門下既無可喜之狀以取悅又無求合之言以取售而獨持此書以見焉不知者又以爲拙也夫以巧而求合於人者某實耻之不惟某耻之閣下實耻之也

見章彥溥提刑書

某聞之求諸人者必得其所所以天得其所所以天而不過於人者有矣未有不得其所所以天而過諸人者也古之人有三及門而闞人辭焉者何其有求而不合有未相識而通夢寐於三年之前者又何其無求而合也蓋求不求者人也過不過者天也

是故不得於天勿求於人不得於己勿求於天
下之士徇苟茅靡求於人而不求於天求於天而
不求於己抑見其費心於外而失己於內而已烏
在其有遇哉就使其遇天實厭之惟忘於求天而
後得於己惟忘於遇人而後可以求於天彼王公
大人之存心不合乎天理則己如合乎天理則天
也人也人也我也精神之感召道藝之貫通蓋有
不求而合不介而親者某也廬陵之匹士也出於
山林之中而列於州縣百吏之後此豈有聲勢之
自振而親黨之相援以登于當世王公大人之門

乎而閣下之名天下莫不聞以光明俊偉之德致
身于九卿立朝之節觸乎有耀天下莫不仰方且
徇道而不徇勢身雖外而望益重聖天子用是起
之於江湖而寄之以一路耳目之寄天下莫不悅
則閣下之賢固未可以泛然求而卒然遇也某也
雖有慕向歸倚之誠心將何以爲見耶又足行部
照臨弊邑之日某乃以職視民旱於田里曾不得
與官吏負弩父老拄杖之列以望見使華之末光
見且猶不可得而况於求知乎乃聞閣下稱引其
姓名而訪問其所在嗟乎此古之君子折節下士

之美意而古之人以望實而取於知己者也遙々
千載此風之熄久矣而某也獨何為者乃得此於
閣下乎求諸已則何有求諸人則何從豈非閣下
之存心合於天理而不顧流俗歟愛士之心通於
天而天同神比歟抑某有歸向門下之心而天人
之間自然遇合歟雖然某之遇乎閣下則存乎閣
下也鄙文一卷藉手為贄幸賜之覽觀察其心收
其迹而成其所以天不宜

荅趙季深書

君子之學心以心之身以身之文以文之者也文

能昭之身不能履之盈尺之花方寸之尊而不能
成一粟之實君子謂之窳身能履之心不能不病
之如鑄鉉以爲東序之鍾黃其外以金而丹其追
蠹以漆叩其音則瓦缶之不若君子謂之廢李深
不亟其已之仕而憂其躬之未仕遜其所宜得之
官以與第此雖於聖人之中道爲未契而清風高
誼已足以媿汗俗而震貪夫矣李深之心李深之
身類非俗子之所能至也涵於經而肆於史出入
於韓柳三蘓之源流身肖其心文肖其身李深有
焉而反執禮甚卑求益甚勇責報於僕甚豐此人

之所以爲李深喜而爲僕懼也明知其中之空虛而姑樂乎人之繆敬此有若所以見窮於羣弟子而沈重之所以見棄於徐文遠也歟車覆於前吾又從旃李深盍舍我哉李深之文大抵義說不如論篇論篇不如策々不如詩李深厚意不可虛辱故以三不如之說藉手於將命者李深拊之而已

上史侍郎書

某聞之天下之不治不生於有所不顧則生於有所不屑夫天下之事過於恤者敗過於不顧者又敗過於詳者無成過於不屑者亦無成天下之難

治何爲其如此也昔者秦人之治蓋嘗懲於不屑
之無成吏不肅則國媿秦人無不肅之吏民不力
則國貧秦人無不力之民兵不威則國弱秦人無
不威之兵然秦人無三者之短而秦祚無一日之
長何也知懲其所不屑而不知墮於其所不顧也
昔者晉人之治蓋嘗懲於不顧之必敗矣秦人言
利晉人不言利而言名秦人言事晉人不言事而
言理秦人言法晉人不言法而言道然晉之與秦
有異治而無異亂何也知懲其所不顧而不知墮
於其所不屑也且夫民之力竭而無餘也秦人猶

疑其有餘力也國之亂伏而有形也晉人猶信其無亂形也故夫晉人過於不治秦人過於治某生好為治亂之學力探之而非不幽也洞視之而非不白也而二者之說往來於胷中者三十年而未有所決也豈其學之罪歟抑未見其人之罪歟索之古不若索之今見其學不若見其人如侍郎者豈非某之所謂其人哉蓋嘗得侍郎之五策而讀之矣其論治也似不高其論兵也似不工此世俗之所以觀侍郎之論者也不知夫治無高下而先用者為高兵無工拙而後於機者為拙侍郎之論

治而談兵也知先於用而止耳知不後於機而止耳高下工拙侍郎何心焉此某之所以竊窺侍郎之論者也昔者老聃將出關人莫知之也而抱關之更有尹喜者能候其氣而知之人莫之知五千言之書所以作也某好爲治亂之學而未能決夫不顧不屑之說今得逢侍郎之過此而見焉而實焉非幸歟五千言之得聞與否可傳與否侍郎其圖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六十四終